

胡兰成●著

中国文学史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1288311

胡兰成 ● 著

中国文学史话

MAH10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355-1

I. 中… II. 胡… III. 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102 号

中国文学史话

- 作 者 胡兰成
责任编辑 吴芸茜 傅新营
文学策划 沈浩波
图书监制 符马活
责任校对 符马活 千 日
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021-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装 订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355-1/I·052 定 价: 22.5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知“无”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无”相生,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有”,不能对应它,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

——胡兰成

代前言

原台湾三三书坊编辑报告

● 朱天文

《中国文学史话》涵盖了从 1944——1977 年的胡兰成关于中国文学的诸篇论述，分成上卷和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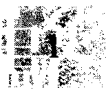
上卷里五个章节。

首篇《礼乐文章》，如《三国演义》开头下讲天下大事，却先来讲天下大事的分合之理，胡先生写文学亦不讲文学，而先来讲“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定其坐标也。

次篇《天道人世》，谓古来中国的文学乃是：一，对大自然的感激。二，忠君。三，好玩。四，喜反。明其素质也。

三篇《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不贵艺人与艺术，辨其位格也。

于是四篇《文学与时代的气运》，自唐虞夏商周起，至春秋战国的论文时代，开出汉文章；转魏晋南北朝的新情操时代，开出唐，至南宋而士始弱。士虽凋萎，民国健在，元明清士的文学益陋，民的文学倒像繁星在月晦时都亮了。然后来到五四文学



革命，始将文学当做为艺术。

遂有末篇《文学的使命》。

以上是胡兰成于1977年夏天于侨居地日本写完的《中国文学史话》。因兰成在台湾授课的学生中多有青年写作者，故著此作励教激志，且援彼等青年的作品为例多做说明，其背景如此。现编成书，加一篇《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是稍早写成的，为答友人龙先生在报纸上的论文所作，这是上卷。

下卷收录单篇评文，它们犹如上卷的卫星城镇。七篇写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一篇在亡命日本时，两篇在来台授课期间，三篇在返东京之后的晚年。可以看出胡兰成思想之轨迹和文风的变异。

1990年11月底





胡兰成 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嵊县（今嵊州），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从燕京大学中途退学。后曾任汪伪政权掌控下的《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后，经香港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开始学习日语，结识大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村秀树，遂成就其学问体系。1974年来到台湾，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在台湾期间，其文学才能影响了整个台湾文坛，尤其是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受其影响颇深。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死。著有中文著作《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革命要诗与学问》、《今日何日兮》等。



本书是胡兰成逃亡日本后所写的散文体回忆录，从童年生活一直写到在日本与原上海黑帮头子吴四宝遗孀余爱珍结为夫妻，共同生活。此书因详尽地描述了其与张爱玲一段姻缘的始末而备受“张迷”珍惜，成为研究张爱玲不可多得的史料。此书文学造诣极高，被视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杰作。论者普遍视之为胡兰成一生之代表作。



本书是胡兰成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台湾居留期间对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中一百则公案的逐一解明。八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都想解明宋代《碧岩录》，直到胡兰成，才做成了这番事业。此书对于中国禅宗思想的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可被视为中国禅学的一件大事。书中表哥、哥哥、妹妹等其实都是胡兰成自己的化身，如满天花雨，无处不在。

文学策划 / 沈浩波
图书监制 / 符马活
封面设计 /  mtcl@263.net

目

录

1	代前言 / 朱天文
■	上卷
3	礼乐文章
15	天道人世
15	对大自然的感激
20	忠君
28	好玩与喜反
33	中国文学的作者
61	文学与时代的气运
61	尧典与虞书
67	文体
71	魁星在天
76	论文的时代
81	新情操的时代
95	士弱民犹强
102	今日何日兮
109	文学的使命

目

录

- 129 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

■ 下卷

- 155 周作人与路易士
- 159 路易士
- 165 周作人与鲁迅
- 169 论张爱玲
- 185 谈谈苏青
- 181 张爱玲与左派
- 197 随笔六则
- 205 闲记
- 207 评鹿桥的《人子》
- 225 来写朱天文
- 233 读张爱玲的《相见欢》
- 239 关山月
- 241 女人论

上卷

礼乐文章

一

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知“无”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无”相生，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有”，不能对应它，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

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

第一法则是：大自然有意志与息，而意志亦即是息。人世亦是有意志与息。有意志是有向上的自觉，凡物之生都是善的。有息则是有灵气。西洋社会不能对应，而说世界末日，则



是志气先已短了。也不知万物皆有生，也不知有息，所以西洋的东西缺少幅。

第二是：阴阳法则。人世的是礼乐风景。礼尚异而乐尚同，即是阴阳的变化，异是个性，同则统一。但是西洋社会不能对应阴阳法则，故不知同异之理，现在的东西即是多样而重复，雷同而不统一，成不得风景。

第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中国文明就是能以有理数表现无理数，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草草离觞可以贻千年之思，永生乃在于人生。西洋社会可是只有有限的时空，而现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时空也都破坏尽了。

第四是：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人世的是报应不爽而亦每有天幸，所以喜气。西洋社会则一个个死于合理主义，讲目的论而不知有明日。挑战只是向着可知的，不是向着未知的。

第五是：循环法则。人世是天道好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文明是当初发明了轮，至今用之不尽，但西洋人自己的作为则都是直线的，他们用数学也求证不得一个圆。现在的环境污染就是因为不能物质还原。

张爱玲有说“出去到日月山川里”，最是句好话。中国的第一首诗歌虞舜的：

卿云烂兮，糺纚纚兮。

日光光华，旦复旦兮。

后来如李白、苏轼的诗文里的都是这样的人世。



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

文明是悟得了“无”与“有”，这也才知神，而如希腊人的惟知世界是有，那宙斯神就是个大俗物。无与有的话，在今世纪的物理学上可得新的见证。原子的核假如一粒豆大，则其电子轨道有数十公尺大，其间当然是无，连所谓宇宙尘亦没有的。然而有着息，但因息不是物质，所以不能说是有。无即是息。人世的风景即是生在息里。

古希腊人发现了无理数非以数学的方法可对应，所以他们说绝对精密是没有的。如今日本东大的生物化学教授野田春彦义说地球上生物的出现，十亿年的岁月中，其进化所选择条件的回数是十之四十次方，即百亿倍的百亿倍，又百亿倍，又百亿倍，所以他断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因为不能再有这样的凑巧。但是中国文明的造形因悟得了无与有之际，可以做到绝对精密。所以人世皆真。记得看过旧小说上有这样的写法：

那秀才自于潜到临安去，一路上的景致，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他看之不足，观之有余。

我就喜爱的这真山真水说得好。

还有十之四十次方的话是，便如当初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若要说是选择条件得来的，那就回数还不止十之四十次方。但那是因为悟得了，遂而妙手偶得之，并非经过选择条件斗铤了得出来的。是所谓结论在先，方法在后。中国的日常器物，皆有与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的



那种创意的新鲜,不像西洋的只是依照轮与数学与音乐的方法来加以结构而已。

中国的器物如殷铜器、汉陶器、宋瓷器,非他国可及,是因中国人制器用的方圆与直线曲线,皆有着个无限,所以一盆一碗皆是个意思的存在。数学上有这样的圆与方,与直线曲线,但是不得以数学的方法去求得,而在中国的器物里则皆为自然之姿。

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国人是已离了动物身,人身是如来身。素粒子为究极的自然意志与息所生,所以充满灵气,是物质亦非物质,是象征亦非象征,是尚在于无与有,空与色之际。

人身亦可以是像这样的。旧时婚姻单凭媒妁,结果还比现在男女自己拣中的好,因为旧时的姑娘都是花,虽分等级,总也是花,男子也都生于人世的礼教,有相差也不会太差到哪里。如日本的和服,是悟得了一个“无”字,裁制得虚实之妙,所以谁穿了都可以合适,人与人之间也可有这种亲和。《大学》的一句:“在亲民。”人与人的亲情才是保证男女的和合的,现代社会的男女是个霸占的存在,找结婚的对手像定制适合于自己身材的西装,穿穿又不合适了。

现在是对物但有贪欲,没有了爱惜之心,对人亦岂知爱惜?用的东西都是短命的,对人的情意亦岂能长久。凡有东西,不带一个“无”字的,原来亦是不得可思念。不带一个“无”字的,原来亦是不得长久的。数学的圆与点线不毁,因为是无的圆,无的点线,但用圆规与三角板画成的圆与点线就粗恶,不得永生。而中国文明能以色表现空,以物质表现无与息,所以得永生。

中国向来是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其间也有



荣华富贵与忧患贫苦，但是都像昆曲与平剧里的：“富，富有贵气，穷，穷得有志气，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这个“气”字就是从大自然的息而来。平剧里一个小偷，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旧剧里李三娘落难，多得小叔子照应她，她在戏台上唱“那有情有义小叔叔”，真是惊心动魄。我多爱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若说爱国，这就是我的爱国。

三

在绍兴城内高等小学读书时，问同学借了几十种林纾译的西洋小说来看，从侦探小说到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有，看完之后只觉心都黯淡、杂隘了，很不喜。在蕙兰一年级时，读英文讲一个小孩爬树到了天上，只见一个蓝灰色的妖魔坐在门边要吃他，那妖怪没有一点风情。蕙兰是教会中学，上课有《天国历程》，我不喜它的没有一点景致。七月放假住在上虞人家，暑夜读厨川白村的《现代文学十讲》，很激情。及回学校，路上在曹娥旅馆读《孟浩然集》，当下觉得亲切、安舒，心里着实，像仰天睡在草地上。原来西洋的文学里就没有人世的风景，不可以逍遥游，又总是使人不安。

拜伦与雪莱的诗，有名的《哀希腊》、《西风》、《夜莺》，我读了都不觉得好。中国诗如刘禹锡的《怀古》，有渔樵闲话里的天意人事，拜伦的哪里算得。要讲西风，单是范仲淹的词“塞上秋来风景异”一句，就好过雪莱的不知多少。又那《夜莺》，也怎及《牡丹亭》里的“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贝多芬的月光曲与英国王尔德童话里的写月光，也单调冷严。唐诗里的月亮是远比宇宙火箭到达的月亮，于文明更有意义，岂是

